

西塘集耆舊續聞



西塘集耆舊續聞

陳鵠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西塘集書舊續聞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耆舊續聞十卷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知辰州。與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摺拾頗多。閒或於條下來注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閒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昱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諸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若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志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南陽 陳鶴 錄正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叔暢云

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爲吏部尙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追一作述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爲信而荊公之詩爲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

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概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應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閒見此詞。驚歎。一作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一作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閒何用作此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橐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嘲諷。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

北竄正臥義皇。又與秦師垣啓。雞鳴函谷。孟嘗綰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留金庭。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遇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焉。乃知待制公之詩。在當時已爲前輩所推重如此。云○案

蘇訓直名北陸
渭南集有墓誌

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爲之倡。後生競生新意。以相誇尚。六經無

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問漢之四皓。揚子雲嘗稱其美行。子雲於高帝世爲近。必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爲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扼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爲是哉。此特辨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正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概論。曾原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談論閒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真實處便是真知。纔以不知爲知。必是欺僞底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言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爲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人可以爲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爲方外游。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媼攜往一作至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

住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爲雙鶴飛去。嘗視諸孫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鬚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邪。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灑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昇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

狎至觸墜其幕。貴宦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邪。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憾憾動簾帷。繡戶朱門鎖日垂。爲愛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裏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子逸云。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閒，不復有榮念。對客，一作客至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繼繼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絲，吹絲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彌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藥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蟬鬢，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開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溼，紅溼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溼流光，與花開集一簾疎雨溼春愁之溼。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

知趙德莊鵲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卻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幕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豔句。後人好爲謔語。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爲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映金壺。激盞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一粟。揮塵高談。欄倚長嘯。下視鱗鱗屋。森然何處。瑞龍聲噴。斬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澈漢。髣髴如懸瀑。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灝氣盈襟。冷風入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興烏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茗溪漁隱叢話。乃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石叟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真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輞雷聲。而傳幹注亦以輞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

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歌子一作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閒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龔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審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珣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珣。又唐逸史許道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一一作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閒知有我。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鄙俚。誠爲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亦傳者之說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知此卽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於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閒平磧中掘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閒亦有貢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呂紫微居仁去。作文必要悟入處。信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得一作此理。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韓退之著李翱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禿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徧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爲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但歷一作觀古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爲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爲一生受用。說受用。已居性而已。

大凡爲學。須以見賢爲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賢。須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者。則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今人以爲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興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爲。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後生爲學。必須嚴定一作立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老杜歌行。併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真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

外弟趙承國。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

當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於楚州寶應，求余論爲學之道甚勤。因錄予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隨其所問，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者，人印證也。案考人或古人之譌。古人年長而爲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爲懦弱。後更激勵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旣以余言爲然，便當有力行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真要語也。

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榮陽公之外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卽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一本云：故蘇後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詩。及挽詞甚哀。

王岬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旣除西掖，乃以古槐簡贈岬，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對議事，不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三字，毋輕呈笏。」

宣和間，重華葆真宮

曹王南宮也。

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闌溢，僮僕雜行，諸名

士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蓬韓駒子蒼，詠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峰嶸。」誰言水北無人到，亦有槃跚勃率行。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羣臣應制。皆莫能及。獨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

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顓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

一本此則在第三卷之首。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投贊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

下有脫文。

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毫。無己走泗州間。攜文謁之。甚謹。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爲師。元祐初。東坡率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授。徙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溼寒葢。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至論詩。即以魯直爲師。謂豫章先生無已。晚得正字。貧且病。魯直荊州南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爲歎。又與死者相對爲惡。未幾果卒也。